

蕉風文叢中篇小說選

荒島行

黃思騁





蕉風文叢中篇小說

荒島行

黃思騁著

蕉風出版社出版

二十年前，痲瘋病的特效藥還沒有問世，所以，凡是染上這種疾病的人，都認為是不治之症。社會上的人，對於痲瘋病患者都當作魔鬼一般看待，每逢遇到這樣的人便驚相伯有。因為傳說患痲瘋病的人，只有把病傳染到另一個人的身上，才有痊癒的希望。因此，痲瘋病人的出現，就是災禍臨頭的宣告。

實業家古栢友，是個非常有社會地位的人。他所擁有的財產，要比幾家商業銀行合起來的存款還要多。他有大片的地皮、櫛比的房產、幾家大工廠和許多商號。

古栢友雖然富有，但家裏人丁不旺。他的老妻，在婚後的十年中，替他生了三個孩子，其中兩個都死於麻痺症，最後只留下一個孩子。因此，我們可以想像得到：他們是如何鍾愛這個孩子的了。

古栢友後來看到妻子一年年老去，再也不能給他帶來兒子，心裏難免有點失望。不過另一方面，他又感到相當滿足，因為他的那個孩子，無論品貌、智慧，都不在自己之下。至於他的體格，更比一般的孩子要健康得多。

這個孩子，在他們的小心照顧下，慢慢地長大起來了。到了他六歲的那一年，他們就送他到學校裏去。這時候，他們更發覺他是個好學的孩子，很受老師的稱道。每當學期終了，他照例會拿着他的獎狀和獎品回來。古栢友見到這種情形，心裏就暗暗地高興，認為只要孩子有為，一個

也就够了。

日子過着，古世琪從小學而中學，從中學而大學，成了一個非凡的青年了。在學校裏，他處處表現得與衆不同。他學業優秀，在團體活動裏做領導人，而且從來沒有一個人妒忌他，說他應該得到這種愛戴。這樣，他進入了大學的最後一期，再進一步就是到社會上來表現他的才能了。

二

有一天早上，古世琪在洗臉的時候，從鏡子裏發覺臉上起了些紅斑，尤其是在寬潤的額頭上。他對着鏡子，用手在那些紅斑上摸着，不知道那是甚麼東西。後來，他相信那是牛皮癬一類的皮膚病，也就不以為意。

這以後，他每天都要在鏡子裏照一照，看看在用了癬藥以後，那些紅斑是否退去。然而事情使他很失望，紅斑非但沒有退去，而且更多了一些，連眉毛上也有了。

後來，他和父母一起吃晚飯的時候，偶爾提起了這件事。他說：「爸爸，這幾天我的臉上長了些癬，搽了癬藥也不見退去。」

他的父親對兒子的健康一向很注意，便走到他的面前去看看，他發覺他的臉上的確有許多紅斑，雖然不很鮮明，但肉眼也能看得出來。

「趕快去看一看醫生，不要拖延。」古相反說。

「恐怕是長癬吧！」古太太插嘴道。

「癬怎麼會長在額頭上呢，這要問醫生才能知道。」古栢友說。

第二天，古世琪跑去找他們的醫事顧問，他是個很有經驗的內科醫生。當他看了看古世琪的紅斑以後，立刻懷疑這不是尋常的皮膚病。他拉着古世琪的手，摸了摸手掌上小手指下面的那塊肉，又摸了摸手臂，用驚愕的口吻說道：「你同痲瘋病人接觸過嗎？」

古世琪一聽這話，震驚得呆住了，過了半晌，才反問醫生道：「你是說我也已染上這種病了嗎？」

「我不敢十分確定，因為我不是專家，」醫生說：「不過憑常識判斷，你可能有這種病。」

「就憑臉上的紅斑？」

「不，從你的手掌和手臂可以得到證明。」

古世琪去看自己的手掌，醫生指着說道：「一個患痲瘋病的人，從手臂下面一直到小指這條神經一定收縮。」

古世琪仔細一看，發覺那地方的確有點異樣，不及過去豐滿了，尤其是左手。

古世琪傷心極了，他想不到自己竟會患上這樣的絕症。醫生見到這種情形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初步檢定，不能作為憑証的。我打算替你找個專家，讓他再來檢定一下。」

「醫生，我沒有同患痲瘋病的人往來過，怎麼會得到這種病呢？」

「不，痲瘋病有很長的潛伏期，如果你真的是痲瘋，那也是幼年時代傳染的。」

古世琪很痛苦，他相信他的幸福就此完了。他記得當他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，曾經在街上遇到過痲瘋病的人，許多人都迴避他，那些小學生圍着他叫囂，用石子擲擊他。現在眼看自己就要成爲這樣的一個人，怎能不使他傷心呢！

「醫生，你說我還有救嗎？」

「有一天或許能發明出特效藥來，目前還沒有根治的方法。」醫生惋惜地說。

11

古世琪壓抑着內心的痛苦回到家裏，看見父母坐在客廳中，便遲滯地站在門口，不想進去了。古栢友扔去了手上的報紙，問道：「你怎麼啦？阿琪，醫生怎麼說？」

「爸爸——」他一面叫，一面把頭鑽到父親的懷裏。

「你說呀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完了，甚麼都完了。」他哭着說。

他的父母見到這種情形，非常吃驚，經過一番追問，才知道兒子患上了痲瘋。古栢友感到事態嚴重，驚慌得在客廳裏走來走去；古太太則坐在一邊哭泣。過了一會，古栢友想起這只是初步檢定，兒子是否真的患了痲瘋，要看過專門的醫生才能知道。這樣一想，他又覺得尙有一線希望，說道：「不會的，我們家裏沒有患痲瘋的人，你不可能傳染到的。」

古太太本來是坐在一邊哭泣，她聽了這幾句話，抹着眼淚插嘴道：「我也說不會的，阿琪從

小就沒有碰到過痲瘋病人。」

「我的奶媽有這種病嗎？」古世琪含着眼淚問。

古太太呆了一會，毫無自信地說道：「我不知道她有沒有這種病，不過你在那裏吃奶的時候，她是好好的一個人。」

古世琪的那個奶媽，是特意托人從鄉下僱來的，說是鄉下女人比較健康些，孩子吃了她的奶不會有壞影響。這個女人到了城裏以後，還送到醫生那裏去檢查過，證明她很健康。她餵古世琪的奶不過十四個月，斷奶以後又帶領了他一年多。後來因為她的丈夫堅持要她回鄉，她才依依不捨地回去了。

「不要憂傷，」古栢友說：「我明天陪你到痲瘋專家那裏去看一看。」

四

古世琪的痲瘋正式被檢驗出來的那一天，家裏的氣氛是非常悲慘的。古世琪躺在客廳的沙發上，抱着聽天由命的態度。他的父親本來要去辦公室的，臨時也不想去了。他從客廳的這一邊走到那一邊，又從那一邊走到這一邊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在他的感覺中，整個世界已經成了一片黑暗。當初認為值得留戀的一切，現在都毫無意義了。古太太坐在一邊的沙發上，蟠伏着身子，早就哭得迷迷糊糊了。

「阿琪，在這個消息還沒有被學校知道以前，你不妨讀完最後的兩個月課業，把文憑拿到

再說。」古栢友說。

古世琪一向是個尊敬父母的人，但現在也開始有點抱怨了。他認為他的病是由奶媽那裏傳染來的，如果當初由他母親自己餵奶，這種疾病是可以避免的。

「爸爸，你說像我這樣的一個人，還配跑到學校裏去嗎？」他說：「我臉上的那些紅斑，遲早總會被人發現的，到了那時，他們就會把我轟出來了。」

他的父親歎口氣，愁苦地走來走去。當他想到兒子的前途時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大聲地嚷道：

「天，我沒有幹過敗德的事，你真的非這樣懲罰我不可嗎！」

「你呼天搶地幹甚麼？我們不能替他想辦法嗎？」古太太埋怨道。

「阿琪出甚麼禍事我都不在乎，」古栢友憤憤地說：「他跛一條腿，斷一隻手，瞎一隻眼，都不影響他的前途，爲甚麼偏偏得這種病呢！」

古世琪從沙發上跳起來，激動地說道：「爸爸，我要走了，我甚麼人都不想看見。」

「走了！你上那裏去？」古栢友懷疑地問。

「我想到一個沒有人的小島上去，獨自在那裏生活。」

「用不着，」古栢友說：「我有能力使你好好地過一生。」

「我不願意留在城裏，一個人留在荒島上會使我快活一些。」

「不，我不許你離開我們的。」古太太阻止着說。

「媽媽，你當初爲甚麼不自己餵我的奶呀？這種病如果是從你身上傳來的，那也會使我甘願一點。」古世琪說。

「誰想得到呢，要不然我會餵你牛奶了。」

後來，經過一番勸慰，古世琪答應留在家裏，讓醫生來替他治療，免得他的病進一步嚴重起來。

五

古世琪已經有了個未婚妻，他們是在前一年的冬天訂婚的。這位漂亮小姐始終沒有得到未婚夫染上痲瘋病的消息。

古世琪的父親，決心要與災難鬥爭，便幾次三番勸兒子，說是痲瘋專家說過，這種病是不影響遺傳的，要他照着預定的日期，與他的未婚妻梅引芳結婚。

古世琪那時已經搬上三樓的一間空房，不下樓已經幾天了。他聽了父親的勸告，非但不答應，而且還這樣回答說：「爸爸，我得了這樣的病，已經痛苦得夠了。你還要我去做一件敗德的事，把疾病傳染給引芳嗎？」

「不，醫生說過，成年人是不會傳染到痲瘋病的。只要引芳真心愛你，她是肯這樣做的。」

「可是，我不願意害她，我要清清白白地死去。」

古柏友看見兒子不答應，非常悲哀，說道：「我只是想留下子嗣罷了，你知道我忙碌了一生

，應該有點寄託的。」

「爸爸，我很難過，不過你不能在我身上再有指望了。」

那時，古世琪爲了不使同學知道他的病症，請的是長期病假。不過隱瞞儘管隱瞞，日子一久，難免被人探聽出來。學校裏的教授和同學聽說古世琪患了這樣的病，都替他大大惋惜。倒是平時與他最接近的幾個同學，有點慄慄自危起來，擔心古世琪身上的細菌，已經跑到自己的血液裏來了。

梅引芳有一段很長的日子不見古世琪去看她，心裏十分懷疑。她每次打電話到他家裏去問，照例由他母親告訴她古世琪出門去了，要過一些日子才回來。

後來，她從古世琪的一位朋友那裏得到消息，說他得了癩瘋病。她當時又傷心，又懷疑，便跑回去同她的母親商量。她的母親一聽說患的是癩瘋病，立刻就禁止女兒再與古世琪見面，同時趕緊要求解除婚約。但梅引芳不是個沒有感情的少女，她乘她的母親不注意的時候，就獨自跑到古世琪的家裏去了。

古太太一見梅引芳到來，而且神情很緊張，知道消息已經走漏了，但她還是瞞騙道：「世琪出門去了，要過一些日子才回來。」

「古伯母，你不要瞞着我了，我知道世琪在家裏。」她說。

古太太很爲難，說道：「引芳，他不會見你了，你還是好好回去吧，我們會替你辦解約手續

的。」

「古伯母，我不是爲解約而來的，你知道我愛世琪，我急於想見他。」

古太太沒法可想，只好叫女傭人上樓去徵求古世琪的意見，看他是否願意讓梅引芳去見他。古世琪聽女傭說梅引芳來見他，馬上就發起抖來，不知道應該怎麼辦。在過去的一段日子中，每當他想起梅引芳，心裏就感到一陣恐懼，好像自己犯了不可饒恕的罪一般。

「你去告訴她吧，說我不能見她。」他決絕地說。

女傭下樓去回話，梅引芳非常難過，她明白他患了這種病，心理上一定會產生自卑感。她對古太太表示，說她非見他一面不可，即使是僅僅的一面。古太太看出她的誠意，就讓她去試試。梅引芳跑到樓上，一面敲門，一面用感情去打動他。但古世琪任房裏咆哮，摔破一些東西，要求她回去。這樣足足維持了半小時之久，門終於打開了。梅引芳看見他用手在前面阻擋着，身子朝後面退走。

「站在那裏，不要走近我！」他說。

梅引芳向他逼近，說道：「我們不是做過兩年朋友了嗎？我們不是天天都接觸嗎？」

「站住，請你站住！」他說。

梅引芳站住了，注視着他的臉。她看不出他的臉跟過去有甚麼兩樣，這與她所想像的大有出入。

「我覺得你一點也沒有改變，醫生不會弄錯吧？」她說。

「不，我慢慢就會變成殘廢了。」

「世琪，你爲甚麼這樣悲觀呢？你不是很有勇氣的人嗎？」

「我不想叫任何人來安慰我。」

「我現在還是你的未婚妻，」她說：「如果我的父母不反對，我願意跟你一起生活。」

「不，沒有這個可能，這種佔有是卑鄙的。」他說。

「我願意我有這種犧牲的權利。」梅引芳飲泣着說。

「引芳，回去吧，永不要來見我，我們的關係就到這裏爲止。再過幾天，我叫我父親來辦解約的手續，還你的自由。」

梅引芳一聽這話，大聲慟哭起來，想跑上前去擁抱他，但被古世琪喝止了。她看看一切都已無望，只好回去。她在臨走之前，還表現了情人訣絕時的那種深深的悲哀。

六

古栢友家裏有一個厨娘，在他們那裏已經十多年了。她聽說少爺患了痲瘋病，心裏感到很難過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向古栢友夫婦獻議，說是痲瘋病人如果把自己的病傳染給別人，他的病就會好起來，這叫做「避瘋」。古栢友認爲是迷信，不肯接受這種意見。但古太太很想試一試，她說：「既然有人這麼說，我們爲甚麼不試一試呢？阿琪得了這樣的病，我們還沒有盡過人事呢！」

「這是不可相信的呀！」古栢友說。

「我不知道你是怎麼的一個想法，難道這是辦不到的事嗎？」

「那就是說，要他去和一個女孩子發生關係，把痲瘋病傳給她。可是，萬一阿琪的病沒有好起來，那個女孩子倒又傳染上了呢？」

「怕甚麼呀，窮苦人家女兒多得，她們只要有錢，還管得了痲瘋不痲瘋嗎？」

「好吧，我沒有意見，只要別人肯這樣做，阿琪也答應，我就沒有話說。」

那個竭力想報效主人的厨娘坐在一邊，看見他們同意這樣做，便把她事先準備好的話說出來。她說：「先生，太太，我的兄弟有一個女兒，今年十九歲了，長得很不錯，如果少爺看得中，我相信她的父母是會答應的。」

「不，林媽，我知道你的好意，我們不會找同你有關係的人的。」古太太說。

「太太，我的兄弟家裏有七口人，要靠他一個人來養活。你們能給他們飯吃，有甚麼事辦不到呢！」

「他們也未見得會答應把女兒嫁給一個有痲瘋病的人呀！」古栢友說。

「先生，我敢打賭他們肯的，」厨娘說：「我的兄弟常常沒有飯吃，要我去接濟他呢！」

「我想總有點不妥當，因為我們都是熟人。」古栢友說。

「先生，現在把女兒賣給妓院的人也很多，難道嫁給像少爺這樣的一個人，還嫌過去做妓女

嗎？」

古太太勃然心動，說道：「不錯呀，醫生說阿琪的病只要打針，以後就不會再厲害了。他生出來的孩子，也不會有痲瘋病的。」

這樣商定以後，古太太就上樓去勸兒子，要他答應同舅娘的內侄女結婚。古世琪對於自己的一生已不抱任何希望，他情願一個人躲在樓上學學畫，玩玩樂器，把光陰打發過去。現在，他聽到母親想叫他結婚，便怒不可遏地說道：「媽，你休想叫我再害一個人了，我寧願一個人孤孤單單地過活。」

「你並沒有害她呀，」古太太說：「有的女人只要有孩子就滿足，而且醫生說過，你的病是不會遺傳的。」

「你們想有孫子，但我不想有兒子。」

「這是爲的甚麼？」

「別人怎麼能信任我的孩子沒有這種病呢？」

「你想得太遠了。」

古世琪煩躁地揮着手，說道：「你不必再提了，我不會答應這樣做的。」

「孩子，你真的忍心看着你的父親辛苦一生，到頭來落得一場空嗎？」

古世琪有點畏懼了，他知道自從他得了這病以後，他的父親對一切都採消極的態度。他當初

化過許多心血建立起來的一間布廠，也因為缺乏照顧而面臨倒閉的邊緣。他的一些密友，甚至還懷疑他的病是由他父親遺傳給他的，無形中都與他疏遠了。想到這一點，他就覺得憤憤不平，一種報答父母的念頭便油然而生。

「媽媽，結婚對於我究竟有甚麼好處呢？有那一家的女兒願意嫁給我呢？」他說。

「有人說過，結婚會使你的病好起來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要我的病傳到別人的身上去。」

「厨娘林媽有個內侄女，說是長得不錯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她爲甚麼要這樣做？」

「那女孩子的父親是個搬運伕，養不活他的家。」

「越是這樣，我就越不忍心。」

「你現在同平常的人沒有兩樣，她一定會愛你的。」

「你們去試試吧，不過我不會同她談戀愛，我的心早就死了。」

古太太得到兒子的應許，不覺喜出望外。等到古栢友回家的時候，她就將這個消息告訴他，看看他有甚麼意見沒有。古栢友心裏也樂意這樣做，便叫她告訴厨娘林媽，要她去同她的兄弟商量。如果事情成功，他們先送五萬塊錢的聘禮。

林媽聽說他們肯出偌大的一筆錢，馬上就去找她的兄弟。照她本來的意思，是要把少爺患病

的實情告訴他們的。可是，繼而一想，萬一她的弟媳堅持不肯，這筆錢就不能到手了。於是，她決定暫且瞞着少爺的病，等到事情成功以後，再來宣佈。

她跑進她弟弟的那間破房子，看見他們正圍在那裏吃飯，桌子上放着一碟鹹魚、一碟酸菜和一碗醬。她的弟媳正在用篋頭打一個孩子，說他吃菜太浪費。

「好啦，好啦，打孩子幹甚麼，你們快要有飯吃了。」林媽一進門就嚷道。

「姑媽來了！」孩子們叫起來，同時想到了糖菓。

林媽的兄弟站起來，看見她手上拿着一大包糖菓，當時就不高興。因為他覺得讓孩子吃糖菓是一種浪費，還不如帶幾斤米來的好。

「老二，我說你們喜事來啦！」林媽說。

「喜事還會到我這裏來嗎？」他說：「等一會房東來收租，有人替我打發就是喜事了。」

「喲，你何必把你自己說得這麼可憐呀！」

柯老二見姊姊滿臉喜色，說話的口氣又比平時大，有點疑惑起來。這時，孩子們正在那裏爭糖菓，嘈吵得要命，他便大聲叫道：「不要吵，我一個個把你們丟出窗子去！」

「不要使性子，我們來談談正事吧！」林媽說。

她們三個人聚在一個角落裏，開始談論這一頭婚事。老二的大女兒本來在一邊偷聽的，後來彷彿覺得所說的事與自己有關，便悄悄地溜走了。

老二把話聽清楚以後，總覺得是姊姊在開他們的玩笑。因為他窮得太厲害了，需要這樣的一個刺激。可是，從她那種激動的樣子看來，又不像是在開玩笑。

「姊姊，我有點不相信，」他說：「像古家那麼有錢，用得着娶我的女兒嗎？況且阿芝從小只讀過四年書，怎麼配得上他的少爺呢？」

「這也許是姻緣，也許是他們相信我。」林媽說。

「這只要看看他們是不是拿出五萬塊錢聘禮來就明白了。」林媽的弟媳說。

「你放心，他們豈是沒有信譽的人家，說話不算數！」

他們接連談了兩個鐘頭，大致作了一個決定，要叫古家少爺先去看看他們的女兒，然後再談其他的問題。這倒並不是因為做父母的人對女兒的美貌有信心，而是她的確長得很漂亮。

八

經過一番苦勸，古世琪總算答應去看看林媽的內侄女柯惠芝。他們那時爲了應付這個有錢的少爺，還特意搬了一次家，以便有一間房供他們會面。

古世琪是被迫而去，他只希望照着父母的意旨，替他們娶一個媳婦回家，養幾個孩子。因此，這個女孩子是誰，長成甚麼樣子，在他都是不重要的。然而他一到她家，發覺她非但長得很漂亮，而且還有許多爲別的少女所沒有的優點。他當時很害怕，認爲損害這樣的一個少女，就罪無可道。因此，他決定不同她接觸，只與她坐着談談，來排遣一下寂寞就算了。在父母的面前，則

哄騙他們，說自己與她已有不尋常的關係了。

這樣過了十多天，古栢友實踐他的諾言，把林媽找來，當面交給她一張五萬塊錢的支票，要她轉給她的弟弟。林媽謝過主人，高高興興地去找她的兄弟去了。

他們一見這張支票，立刻把心裏的那點疑懼解除了。老二說：「照這樣看來，他們真的要愛惠芝了。要不然的話，怎能出這麼多聘禮呢！」

「這一點錢算得甚麼，他們將來還要給呢！」林媽說。

於是，一家人就高高興興地準備起來，打算添置些傢具，在附近街上開一家商店。

古世琪到柯惠芝家裏去，本來是想盡一點孝道的。後來看見柯惠芝很美麗，就不忍心這樣做了。然而事與願違，他與她見面的機會多了以後，漸漸就忘記了自己的疾病，開始想佔有了她。

而柯惠芝呢，因為看不出他與常人有些甚麼兩樣，也就一往情深。同時，她更知道家裏已經收了他家的聘禮，結婚只是遲早的事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男女單獨相處，難免不會發生進一步的關係。

那天晚上，古世琪開着汽車到她的家裏去時，心裏就有準備了。他認為他要娶個老婆，大概是無可避免的了。現在她既然知道他有這種病，也願意愛他，為甚麼不應該自私一點呢！

他見着了她，兩個人一起在床上坐下來。古世琪說：「惠芝，你知道我有缺陷，為甚麼還要愛我呢？」

「你說得很奇怪，我為甚麼不該愛你呢！」

「你父母逼迫過你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她睜大着眼睛說：「他們用不着逼迫我呀！」

「你嫁給我不會後悔嗎？」

「我爲甚麼要後悔呢？難道你不愛我嗎？」

「不，我當然愛你。」

這樣，由於林媽的欺瞞，男女雙方的誤會，錯誤就這樣鑄成了。

九

不久，許多旁觀的人都知道古世琪是個患癩的人，只有柯惠芝的一家人還蒙在鼓裏。

有一天晚上，古世琪的汽車在她家門口一停下，就有一些鄰居湧進老二的家裏去了。

老二不知道這些鄰居是來幹甚麼的，覺得非常奇怪，問道：「出了甚麼事嗎？」

「你把癩瘋病人弄到家裏來，使鄰居都擔心呀！」有一個患着二期肺病的店老闆說。

「甚麼癩瘋病人？」老二吃驚地問。

「那個要做你女婿的人，有人說他是癩瘋病的。」

老二大吃一驚，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要到這時，他才知道古家肯出這麼大一筆錢，原來是想要他女兒身上避。他氣極了，對那些街坊上的人說：「你們等一下，我跑進去看看。」

他氣沖沖地推開女兒的房門，看見他們摟抱在一起，便衝上前去，一把抓住古世琪的衣領，

嚷道：「別人說你是到這裏來避瘋的，是嗎？」

「我有痲瘋病，林媽難道沒有告訴你們嗎？」古世琪說。

柯惠芝對於父親的鹵莽舉動，起先感到莫名其妙，後來聽說古世琪有痲瘋病，在一邊驚呆了。

「快滾，我不要你們的錢！」老二叫道。

柯惠芝看看情形不對，有點同情古世琪，便跑過去拉她的父親，說道：「爸爸，你不要這樣，他會走的。」

老二不聽女兒的勸告，用他那雙粗笨有力的手捉住古世琪的手臂，把他推了出去。

這時，門外已經聚集了許多看熱鬧的人，他們見古世琪被推出來，大家都叫囂着圍住他。古世琪迷迷糊糊地走向自己的汽車，打開了車門。當他的汽車向着路上開動的時候，他聽到有石子落在他的車上，後面的玻璃也被打破了。

古世琪滿心憤怒，把車子開得很快。當他看見前面出現一個海口的時候，突然產生了一個毀滅的念頭。接着，差不多只有二十秒鐘的時間，他的車子已經衝破了海邊的鐵欄，隆隆一聲沉到海裏去了。

十

古柏友和古太太自從兒子對生活恢復一點生趣以後，心裏很是安慰。他們打算就在最近這一

個月之內，把他們的婚事準備起來。

這一天晚上，他們正在交換着意見，看看應該採取甚麼方式。

「我們最好不要聲張，甚至帖子也不要發，親戚要來的就通知他們一聲，如果不想來的也就算了。」古栢友說。

「就這麼辦吧，我明天叫林媽去通知她的兄弟。」古太太說。

後來，林媽被召來了，古太太就把自己的意思告訴她。林媽聽了很高興，說她會把酒席做得特別好些。

話剛說完，一個警察進來了。古栢友很驚異，問道：「有甚麼貴幹嗎？」

「你是古先生嗎？」警察問。

「不錯，我是古栢友。」

「剛才有個年輕人把你的汽車開到海裏去了，所以，我來調查一下。」

古栢友夫婦大驚失色，問道：「他現在怎麼樣了？」

「他受了點輕傷，在醫院裏包紮。」

古栢友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那是我的孩子。」

「他平常喝酒嗎？」

「不，他從不喝酒的。」

「他有過自殺的念頭嗎？」警察剛說出這句話，馬上又解釋說：「我們知道他把車子開到海裏去的原因。」

「沒有！」

警察判斷他是意外失事，便這樣回去了。

警察剛出門，古太太哭起來，說是要到醫院裏去看一看。古柏友正在想着兒子開到海裏去的原因，忽然看見林媽站在一邊發楞，問道：「林媽，你把事情辦妥沒有？」

林媽一驚，連忙回答說：「我怎麼會不辦妥的呢？先生！」

於是，他們穿上了衣服，就匆匆地到醫院裏接兒子去了。

十一

林媽趕到她弟弟的家裏，聽見兩夫妻正在那裏爭吵，大女兒惠芝伏在桌子上哭泣。

「今天晚上你們是怎麼回事啦？」林媽問。

「姑媽來了，你現在同她說一說清楚吧！」老二的老婆說。

「姊姊，古家那小子有癲瘋病，你當初爲甚麼不告訴我們呀？」老二又着三說。

「哈！」林媽也叉起手來，用肥大的身軀對着她的弟弟，不慌不忙地說道：「如果我先告訴你們有五萬塊錢的聘禮，不要說是個癲瘋的人，就是隻癲瘋的狗你們也情願要牠做女婿呀！現在五萬塊錢到了你的手上，你就來反咬別人了嗎？」

老二的老婆在一邊插嘴道：「我當初就提醒過他了，我說古家這麼有名望，這麼有錢，決不會找上我們的女兒的，我們不要太高興才好。他當時就說：『只要那五萬塊錢是真的，管他娘的！』現在，他倒來埋怨別人了。」

老二在一邊坐下來，他的氣焰分明被這一番話壓服下去了。

「老二，你真不知好歹呀！」林媽乘機責備道：「你們阿芝，今天泥水匠來做媒，明天水菓攤販來做媒，嫁給這些人倒對她有好處了嗎？」

林媽看見弟弟不出聲，就跑到柯惠芝的面前，說道：「阿芝，你今天對古家少爺說了甚麼話沒有？」

柯惠芝沒有回答，哭得更大聲了一些。林媽轉過身來，說道：「老二，你知道古家少爺出了事嗎？」

老二夫婦驚愕地望着林媽，又彼此責備地望一眼。林媽接下去說：「古少爺把汽車開下海去了，現在在醫院裏。」

柯惠芝站起來，驚愕得張大了嘴。

老二歉然地抹一抹頭髮，沒有說話。

「是他幹的好事呀，姑媽！他把古家少爺推了出去的，叫那些街場上的人用石子擲他的汽車。」

「我可沒有叫他們這樣做呀！」

林媽知道兄弟的弱點，他決不可能不要那五萬塊錢的。何況自從有了那五萬塊錢以後，他已經很久不到碼頭上去搬貨物了。說到這裏，甚麼也不用愁，失學的孩子個個都上了學，飯菜也豐盛了。再過一些日子，他們就要搬到自己買下來的新房子裏去住。因此，她說：「老二，你現在吃飽了肚子，就來幹這樣的傻事。你知道他們肯出五萬塊錢，不一定要娶你的女兒呀！」

老二知道他趕走古世琪的那一下，只是一陣衝動，事後冷靜地想一想，就有點懊惱了。

「你到底怎麼辦呀？老二！」林媽說。

「有甚麼辦法呀，我已經對不起他了。」老二沮喪地說。

「要就退回人家的錢，要就上門道歉，隨你的便吧！」林媽氣憤地說：「我現在要回去了，明天再來。」

林媽出去以後，老二頭腦清醒了，他同他的老婆噤哩咕嚕商量了一陣，決定保有那五萬塊錢，登門向古家少爺道歉去。

柯惠芝對這件事實在是最關痛癢的了，大家都應該徵求一下她的意見才對。然而她的父母把她看成財產一樣，始終沒有問問她是否願意嫁給一個有痲瘋病的人。

柯惠芝很愛古世琪，極願嫁給他。當她聽說古世琪患痲瘋的時候，雖然有一個短時間的失望，然而不久以後，她的意志又堅定了，不論山崩地裂，她都非嫁給他不可。在她看來，愛情是神

聖的，只有目前的幸福是可靠的，對於古世琪將來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，那是件很遙遠的事。

十二

古世琪想自殺，固然是一時的氣憤所致，但他在過去的一段日子中，也似乎想到過這件事，不過他覺得自己還有未了的一些責任，其中最重大的一項，就是他的父母需要他活着。

他的汽車衝下海裏去的時候，那裏正好是一個淺灘，所以，連車頂也沒有被淹沒。他被附近的人救上岸來時，只是額上受了輕傷，手臂擦去了一些皮，另外是喝了些海水。

現在，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房裏，開始作畫了。

林媽推進門來，看見他在那裏埋頭畫畫，便小聲地問道：「少爺，惠芝來了，她想進來看看你。」

古世琪擱去畫筆，嚷道：「滾，你們統統給我滾！」

「少爺，那不是她的過錯呀！」

古世琪衝過去，砰的一聲關上門，林媽把身子縮回去，搖着頭走了。

不到五分鐘，古世琪又聽到有人敲門，但這次的聲音很低，彷彿怕打擾他似的。他以為林媽還沒有走，想出去訓斥她幾句，那知打開門來一看，站在那裏的却是柯惠芝。她穿一條花裙，羞怯不安地笑着。

「不要到我這裏來了，」古世琪煩惱地說：「你回去告訴你父親，五萬塊錢算是送給你們的

了。」

「我爸爸叫我來向你道歉！」

「沒有甚麼，你回去吧！」

「那是我姑媽的錯，她不該瞞着我們。媽媽說，如果她明白說出來，我們也會願意。」柯惠芝站在門邊解釋着，竭力想使他信任。

「我很對你不起，惠芝！」古世琪不安地玩着門把子說：「我不該拿錢來買你的幸福。我希望到現在為止，我還沒有把病傳染給你。」

「我不在乎，你知道我已經愛上你了。」柯惠芝說這句話時，用手帕蒙住鼻子，以免哭出聲來。

「不，不，我本來不想同你發生那種關係的，我一時弄糊塗了。」古世琪搖着頭，表示遺憾。

「你不是說過愛我嗎？」

「我心裏還是愛着你，今後也會愛着你，我不會忘記那些快樂日子的。」說到這裏，古世琪動了感情，接下去說道：「以後你家無論有甚麼困難，你只要告訴我一聲好了，我會替你們解決的。」

柯惠芝哭起來，彷彿突然被一個自己所愛的人遺棄了一般。她本來還有許多話要解釋的，但一時又說不出來。

「看，」古世琪指了指他的房間說：「我的一生將要在這間房子裏度過，我怎麼能叫你也在這裏面受苦呢？」

柯惠芝搖搖頭，想說她願意，但話在喉嚨裏哽住了。

「惠芝，快回去吧。在別人的目光中，你是天使，我是魔鬼，不能在一起的。」

柯惠芝把前額頂住牆，哭得連肩膀都顫動起來了。古世琪正要關門，忽又想起一件事來，說道：「惠芝，你能把你的那塊手帕送給我做紀念嗎？」

柯惠芝看一下自己的手帕，發覺被眼淚弄濕了，頓聲說道：「這塊手帕髒了。」

「我要的就是有着眼淚的手帕，」他說：「我本來也有抹過眼淚的手帕，但那上面有細菌，不便送給你。」

她把手帕遞到他的手上，他珍惜地望了望，說道：「回去吧，今後不要再來了。如果你非同我談話不可，那麼就打電話給我好了，那對你不會有害處的。」

門輕輕地掩上了，彷彿非常不忍心攔乘一個人似的。

柯惠芝頹然地望着那扇門，覺得自己的話還沒有說完。過了一會，她用手抹一抹眼淚，又回頭望一望緊閉着的門，快快地下樓去了。

十三

晚上，古栢友回家來，聽說林媽的內侄女來過，知道兒子的婚事又有些轉機，便跑到樓上去

看他。

「林媽的侄女來過了嗎？」他問。

「是的，爸爸！」

「他們究竟怎麼說呢？」

「別提了，我願意一個人生活。」

「他們既然願意，我們也出過錢，爲甚麼不答應呢？」

「爸爸，五萬塊錢算得了甚麼呢，你不是也常常救助窮人嗎？」

「錢，我當然不在乎，只是你得結婚呀！」

古世琪一聽父親提起婚事，立刻就煩惱了。他說：「爸爸，你們爲甚麼要逼着我呢？我一出門，別人就走避。當初的那些好朋友，一個也不同我往來了。如果我有了老婆，生了孩子，別人難道不是像我一樣看待他們嗎？」

「孩子，你用不着到社會上去露面呀！你可以住在這所房子裏，讀些你所愛好的書，做些你所愛好的工作。」

「爸爸，你應該明白我現在的心境，」古世琪沉痛地說：「我對人生一點也沒有指望了，我現在只是爲活着而活着。」

「你太不顧到我們的感情了，你應該明白做父母的人對你抱有甚麼希望。你知道我有能力到

郊外去買下一大片地來，替你們造好房子，打好圍牆，讓你們安安心心地生活，誰也不會來打擾你們。」

「我在那裏又該幹出甚麼來呢？」

古栢友看見兒子不聽勸導，心裏甚為痛苦。最後，這個老頭子想到未來的日子，也有點感情衝動了。他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想勞碌。從下個月起，我把所有的機構統統結束。」

古世琪一聽這話，知道自己傷了父親的心。因為他的事業是從非常艱苦的境地裏建立起來的，一向非常愛護。現在他打算結束那些事業，可見他是傷心到極點了。

「爸爸，你為甚麼要這樣消極呢？」他說。

「我還要操勞幹甚麼？我從前為的是你，現在你自己都不愛護自己了，難道我還要支持下去嗎？」

古世琪氣餒地思索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爸爸，你答應我結婚以後離開你嗎？」

古栢友很疑惑，問道：「你想到那裏去呢？」

「我想到麻瘋島上去生活。」

「有這個必要嗎？」

「那裏的人都有與我一樣的病，誰也用不着自卑。」

古栢友想了想，覺得與其讓兒子關在家裏，還不如讓他到另外一個天地裏去生活的好。他到

了那裏，說不定會把做人的勇氣恢復起來。這樣一想，他說：「好吧，你能到那裏去也好。不過那個環境比不得城裏，你自己得有個心理上的準備才好。」

「怕甚麼呢？爸爸，那邊的空氣比城裏得好得多。」

十四

柯惠芝本來就是個多情和有勇氣的姑娘，她聽說婚後要到痲瘋島上去居住，一點也沒有猶豫的意思。

不到幾天，他們就舉行婚禮了。但那是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婚禮，除了男女雙方的家人以外，就是一個証婚人了。這人是古世瑛的一位老師，對古世瑛一向是另眼看待的，所以，他非常樂意替他們証婚。

婚禮完成以後，他們坐下來吃林媽做的酒席。她因為促成了這頭婚事，心裏非常高興，酒席也做得特別好。

席上，古世瑛的老師說了許多感慨的話，說痲瘋病只是一種普通的結核菌病，與肺癆差不多，嚴重性也不比肺癆多些；說到傳染，肺癆病就比痲瘋病容易得多。但社會上的人容忍肺癆病的人而不容忍患痲的人，這是不公道的。他希望這對年輕夫妻相親相愛，到海島上去創立新天地。只要他們彼此永結同心，世界上無處不是世外桃源。

不久，他們就出發到海島上去了。古栢友爲了不使兒子過份寂寞，還替他買了一艘小汽艇，

上面裝滿了各種應有的東西，甚麼篷帳啦，傢具啦，鍋灶啦，魚網啦，鐘啦，鋤鏟啦……一應俱全。

「你到那邊以後，趕快造一所房子，要大一點，堅固一點。」古栢友囑咐道。

柯惠芝與她的父母在話別，大家抹着眼淚。古世琪看到這種情形，說道：「爸爸，你要多照顧他們這家人啊！」

柯惠芝與父母話別完畢，古太太去擁抱新媳婦，對她的勇氣表示敬意。她說：「惠芝，你們到了那裏，要和陸相親。這裏的事，一概用不着你掛心的。我們在一年之中，總會有幾次來看你們的。」

一陣祝福以後，船就離岸了。從那艘汽艇在海面上行走的速度看來，他們對於未來的環境，毫無一點恐懼的意思。

船走遠以後，送行的人都準備回家去。這時，古栢友找着了柯老二，把一張十萬塊錢的支票塞到他的手上，說道：「這一點錢請你收下，現在我們是兒女親家了。」

柯老二接過支票，說道：「你們幫助得我們够了。」

老二的老婆掛念自己的女兒，在一邊說道：「古先生，你們去看他們的時候，不要忘記帶我們一起去呀！」

「當然，我會通知你們的。」

十五

這個小小的痲瘋島連海灘不過七里，一共住着四百多個人，有的業農，有的打漁，有的做些工藝。在他們之中，都是些成年人和老年人，而且都是赤貧的。這並不是因為有錢人不患這種病，而是他們用不着到這裏來。

在這個島上，也有些不是痲病人，譬如一個天主教神父、一個醫生和兩個護士，其餘還有幾個政府派來的管理人。

島上的生活是十分平靜的，除了那些到這裏來交換產品的船隻以外，與外界可說很少往來。久而久之，島上的人忘記了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世界也忘記了他們。

那一天，島上的人正在做工的時候，遠遠地看見一艘汽艇破浪而來。像這樣的情形，除了有官員來視察的日子以外，是很少見到的。

那艘汽艇靠岸以後，從裏面走出兩個男女青年來。那些人覺得非常驚異，以為他們玩得發了狂，弄錯了方向，才駛到這個地方來的。

後來，管理人來了，他也以為是迷了路的遊客，對他們說道：「這裏是痲瘋島，你們走錯地方了。」

「我們沒有走錯地方，我是個痲瘋病人。」古世琪說。

許多人都跑來打聽，當他們聽說痲瘋島上島來了這麼一個特殊人物，心裏就感到一種光榮。

古世琪同管理的人談了一陣，他表示可以供給他們一間房子。當下，他們就有了一個家，把傢具放好以後，就是個很美好的小天地。

現在，古世琪不再自卑了。每一個見到的人，都是癲瘋病人；縱然不是癲瘋病人，至少也是見怪不怪的。在這個環境裏，他的勇氣立刻就恢復起來了。

他們到各處去察看了一下，還把帶去的香煙散發給那些吸煙的人，使他們之間的那點因貧富所造成的歧視——得到了改善。古世琪同他們談談，打聽他們的生活狀況。這樣做了一天的親善工作，他們就回到自己的新居裏去了。

十六

古世琪的第一步工作，就是造一所房子，但不必太講究，以免顯得自己的突出。可是，也不能太壞，因為他說不定要在島上度過一生。其次，他應該開墾一塊土地，以便種些瓜菓蔬菜，經常可以自給。做好這兩件急切的事，他就可以做些替大眾謀福利的工作了。因為他父親有大筆的錢，可以源源地供給他的。

後來，他開始造房子了，建築工人多半是從城裏來的，建築材料也要從城裏運來，島上的人只能做些散工。這間房子本來三個月可以完工的，結果却化了五個月才完成。

古世琪的房子在一座小山邊，離村子中心有兩百碼路。房子的四周有一片空地，雖然是不肥沃的沙質土壤，但自己勤勞一點，也能够長出蔬菜來。

新房子落成的那天，古世琪和柯惠芝的父母到島上來參加慶典，隨船運來許多食物。古世琪就把島上全體的人都邀來，請他們大吃一頓。席上，有人請古世琪說幾句話，他就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各位朋友，我們都是患癡瘋病的人，在別的地方不被人當人看待。有些人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社會還能容忍他們，只是我們例外。照這樣看來，倒是我們變成人間的魔鬼了！可是，不！諸位朋友，當我造這所房子的時候，工程師問我要不要裝上鐵門和鋼窗，我就大聲說『不』！我說我們島上每個人都自食其力，不會有人偷盜；我們島上沒有引誘人墮落的去處，更不會有人偷盜。從這一點看來，我們這裏不是個天堂嗎？」

一陣喧噪過去以後，掌聲雷動。

「諸位，」古世琪接着說：「這是我父親，我承他的意旨，要替各位在這個島上做點公益事情，希望各位提出意見來。」

於是，有的人提議有一個俱樂部，有的人想有引水管，有的人想有個貨色較多的合作社……意見不下數十個。

「很好，」古世琪說：「我們在這裏並不是一天兩天，也不是一年兩年，所以，你們所提議的，我相信都能一件件辦到！」

又是一陣歡呼。

這個慶典過去以後，古世琪就把公益事業進行起來。他造了幾間平房，讓島上的人工餘時可

以在那裏娛樂；他修了些引水管，使許多人都得到方便；他又建立了消費合作社，用進貨的價錢買給用戶。所以，這對小夫妻，成天都爲公眾的事忙碌。島上的人尊敬他們的程度，正如孩子們尊敬童話裏的王子和仙女一般。尤其是柯惠芝，本身不是個癩瘋病人，也願爲大眾服務，在島民的心上，她是大眾的小母親。

十七

這小島上自從來了這一對小夫妻以後，日子彷彿也過得更快了。從前是一個荒涼和暮氣沉沉的島，現在就變成一個充滿歡笑的地方了。

沒有多久，柯惠芝已經大腹便便了，這件事使她更加勤奮起來。因爲醫生說過，她的孩子將是正常的。那一段日子，她還是去幹那些義務工作，到消費合作社去坐櫃台，去探望別人的病，囑咐船隻下次應該送些甚麼東西到島上來等等。

古世琪也很忙，他老是覺得有許多事情要做，有時連自己應該注射癩瘋針藥也忘記。整個白天，島上的人都能看見他穿着一件白襯衣，在四處奔走著。

「我沒有見過一個有錢的少爺像他這樣的，他好像從來不記得他自己似的。」那些人私下裏這樣說。

是一個九月天，柯惠芝要生產了。依照小夫妻自己的意見，要在島上分娩；但他們的父母一定要她回到城裏去，以便留下那個孩子，不使他再有染癩瘋的機會。最後，柯惠芝被接回去了，

只留下古世琪在島上。

她去了大約有一個半月之久，又急急忙忙地回到島上來了。當她告訴他做了一個男孩子的父親時，他心裏覺得非常安慰。他說：「惠芝，我現在更有信心了，我很高興孩子的遭遇不會像我一樣。」

「我們兩家的人都很高興我們有個孩子，他很像你喲！」柯惠芝說。

古世琪聽說孩子很像他，有點不樂意，說道：「還是像你的好。」

柯惠芝明白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他從小離開我們，不會傳染到疾病的。」
他們擁抱起來，落入一個憧憬之中。

古世琪在島上的醫療所裏繼續注射針藥，病勢一點也沒有嚴重起來。他臉上原有的那些紅斑，反而退去了。他當時原以為自己很快就要成爲一個殘廢的人，但現在已不再是這樣的恐懼了。島上的生活，在這對夫妻的努力之下，在全體島民的協助之下，慢慢得到了改善。他們現在有了兩條大漁船，每天都有新鮮的魚供應，不必再吃那些隔夜的死魚和凍魚了。此外，大片的菜田裏長有蔬菜，家畜在附近的山谷裏走來走去。這一切，都說明生活是豐富了。

古世琪和柯惠芝的勤勞，沒有得到過金錢和實物的代價。他們所需要的，只是生活的意義。也只有這一件事，才使他們保持生活的興趣。

他們的父母，每隔一兩個月就要到島上來探訪他們一次，順便抱着他們的孩子來見見父母。

「你做得很對，」古世琪的父親說：「我很高興看見你在這裏找到了樂趣。你在這裏所做的工作，要比我的一生中所做的有意義得多了。」

「爸爸，這裏的人都很感謝你。如果不是你在人生上投了資，我的努力也無濟於事。」古世琪說。

他們就像這樣生活着，大部份的時間爲公眾做點事，其餘的時間就找點娛樂，種種花，畫畫，乘遊艇到海上去遊玩。

歲月過得很快，他們接着又生了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，使古相友當初對人生的遺憾，得到很大的補償，尤其是當他看到那些孩子沒有疾病，而且在他們身上看得到自己的影子的時候。

十八

十年很快地過去了，古世琪從二十二歲到了三十二歲。島上的一些老年人死去了，新的病人又來到這裏。

有一天下午，當醫生替古世琪檢查身體的時候，突然呆住了一會，然後對他說道：「我懷疑你的病不知在甚麼時候好了。」

「不會吧！」古世琪毫無信心地說。

「麻疹病和肺癆病都有自癒痊癒的特性，你沒有看見島上有好幾個人的病都好了嗎？」醫生說：「你留下點鼻涕來，我替你仔細驗一驗。」

古世琪回到家裏，把消息告訴柯惠芝。她大爲高興，一把抱住了他。

「我還不敢相信我的病會自己好起來。」他憂鬱地說。

「醫生不是早就說過嗎？有些痲瘋病人會自動好起來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不過我太高興了，所以，不敢過份相信，免得明天見醫生時失望。」

經過醫生的再三檢驗，都找不出一個痲瘋菌來。這一下，古世琪和柯惠芝就在醫療所門前擁抱了一陣，又唱又跳。島上的人聽說古世琪的病好了，一方面在歡欣，一方面在憂愁。因爲他們對於這對夫妻的愛戴，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的。有他們在這裏一天，生活就會好過得多。如果他們一旦離開，還有誰能替代他們的地位呢！不過無論如何，並無一個人願意古世琪繼續患病，他們不會有這種自私心理的。

這個消息被古栢友夫婦得知的那一天，兩個人都激動得老淚縱橫。他們隨即僱了一艘船，買了大批的禮物，就到島上去接兒子和媳婦去了。

古世琪把禮物分贈給每一個人，向他們告別，大家都依依不捨，多數都流着感情的眼淚。然後，他把自己的住宅贈給那裏的醫療所，好替病人服務。

這樣，他們就在幾百個人的包圍之下下了船。臨開船之前，醫療所裏來了個人，遞給他一片紙，說道：「這是政府發給你的証書，證明你的病已經好了。」

古世琪謝過他，船就開行了。這時，古世琪揮着手，眼睛裏含着眼淚。他對於這個度過長期

歲月的小島，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柯惠芝則伏在古世琪的肩上，哭泣得很傷心。這個島民心目中的小母親，也真有母親一般的情感。

於是，船漸漸地開遠了，幾百行眼淚被海風吹乾。

島上一片愁雲慘霧。那些由古世琪夫婦建立起來的福利設施，看來也蒙上了悲戚之意。

十九

古世琪回到原來的天地裏，準備過正常的生活。那時，他的父親已經六十三歲，應該把事業交給兒子了。他的三個孩子也已長大，在學校裏讀書了。他們看見自己的父母回來，感到非常快樂。

柯惠芝多年不見自己的家，也跑回去看一看。她發覺自己的幾個小弟弟都長大了，現在都在替父親出力，管理着店舖了。

她的父母完全沒有想到人生會有這麼多變化，當初爲女兒擔憂，事後却來了幾個可愛的孩子；本來這樣已經够了，忽然又聽說女婿的病好了，真快活得使人難以消受。

林媽老了，現在不再做事，住在古栢友家裏做點輕便的事。她看見少爺回家，又是笑，又是哭。說她對一切都有信心，凡是她安排的事都不會有錯。

後來，古世琪開始過正常生活了。他跑去看看他的親戚和老朋友，然而他發覺他依然是個不受歡迎的人。他們表面上歡迎他，當他是個病癒的人看待；骨子裏却歧視他，懷疑病菌還在他的身

上。古世琪從他們的表情和談吐中看出這一點，心裏就開始惶恐和納悶。他不明白何以自己的病早就好了，別人還在這麼害怕。

他向父親提到這件事，說：「爸爸，我雖然有政府發給的證書，證明我的病已經好了，但別人似乎不相信。他們對我的冷淡，使我覺得自己的情況毫無改變。」

「怎麼回事呢？」他的父親說。

「他們表面上對我客氣，等我走了以後又在我坐過的椅子上消毒。他們把孩子從我的身邊拉開，害怕我還會傳染。」

古栢友納悶了一會，說：「那你不要到別人家裏去好了。」

後來，古世琪跟着他的父親去辦公時，那種氣氛也是使他難受的。職員們表面上雖然沒有甚麼，背地裏却很顧忌同他接觸，每次到他的桌子上去拿函件，總是用兩個指頭夾着，好像很畏懼上面有細菌似的。

有時，他走在大街上，遠遠遇見了熟人，正待同那人打招呼，他却從橫巷裏溜跑了。這種情形，也很打擊他的自尊心。

當初，古世琪滿以為自己的病已好，從此可以復未得病以前的生活了。現在看見別人對他始終抱着成見，心裏感到極大的失望。

「爸爸，」他有一次對他的父親說：「我覺得人的成見和心理作用很可怕。我從前以為我能

找到舊時的生活，那知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。在許多人的眼光中，我依然是個魔鬼。」

「你不必與別人接觸呀，」古栢友憂愁地說：「他們對你有成見，你大可以不見他們。」

「不是見不見他們的問題，而是我現在覺得沒有自尊心，對生活的樂趣也失掉了。我們在島上的時候，我就滿懷信心，工作也很有意義。島上的每一個人，對我都很尊敬、友善。然而在這裏，人們不當我是個人，見了我就厭惡，好像我是架垃圾車似的。」

古世琪像這樣忍耐了五個月。他每天都到辦公室裏去，下了辦公室就回到家裏來，沒有應酬和交往，也沒有家庭以外的娛樂。他雖然有父母、妻兒在一起，但心裏總是說不出的愁苦。他的精力得不到發洩，心靈無處收容。

接着，有一天，公司裏的一個女職員患了點普通的皮膚病，大驚小怪吵嚷起來，懷疑是古世琪把病傳染給他了，定要辭職。她的父親，甚至跑來要求賠償。古栢友大為憤怒，說道：「痲瘋病有十多年的潛伏期，你的女兒在我這裏只不過短短的三年，怎麼會是在這裏傳染上痲瘋呢？」

不到幾天，油膏把她的病治好了，但她終於沒有回來。古世琪從此得到了一個印象，相信自己要恢復一個正常人的地位，已經辦不到了。

有一天，他的孩子回家來，哭泣着訴說同學欺侮他，說他是有痲瘋病的。他跑去告訴老師，老師說他只知道他的父親是有這種病的，他有沒有就不敢說了。古世琪聽了這話，氣得渾身發抖，也恐懼到了極點。因為他明白如果自己不能離開，就會遺害下一代了。因此，等他父親回家時，

他就說道：「爸爸，我已經容忍得夠了，現在再也容忍不下去。我再不離開這裏，我的孩子就要遭殃。你現在有了第三代，用不着我來接你的事業了。我現在爲整個家庭着想，你或許會原諒我了。」

「你能到那裏去呢？」古柏友痛苦地說。

「我回我那個老天地去，他們需要我，我在那裏也很快活。」

「你爲甚麼不到外埠呢？」

「到外埠去對我有甚麼意義，我想做點對別人有益的事。」

古柏友苦思了一番，覺得他這次非成全兒子不可了。但他懷疑媳婦是否願意一起去，便問道：「惠芝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」

「我當然也去的，我覺得我在那裏沒有甚麼不好。」

古太太剛嘗到歡樂的團聚生活，眼見又要把他們拆散，心中萬分悲苦。可是，她明白兒子的苦衷，便也不想阻攔他們。

這樣，他們前後只嘗試了八個月的城市生活，又要回海島去了。

那一天，古世琪坐在汽艇上時，並無一點留戀城市的神情。他對於這個沒有溫情的世界，早就厭惡了。一小時以後，他們來到不久前離開的海島。當他的汽艇靠岸時，整個海島都歡騰起來，那些歡呼聲、笑聲和叫嚷聲，在海灘上傳播開來。

古世琪揚着手，一陣生命的暗潮從他心底鼓動起來，好像一尾魚從陸上跳進了水，鳥從籠裏飛入了樹林。

古世琪跳上岸，許多人叫嚷着上前去擁擠他，他就去抱他們。那些人想起他的病早就好了，而自己還染着疾，便不好意思地說道：「我的病還沒有好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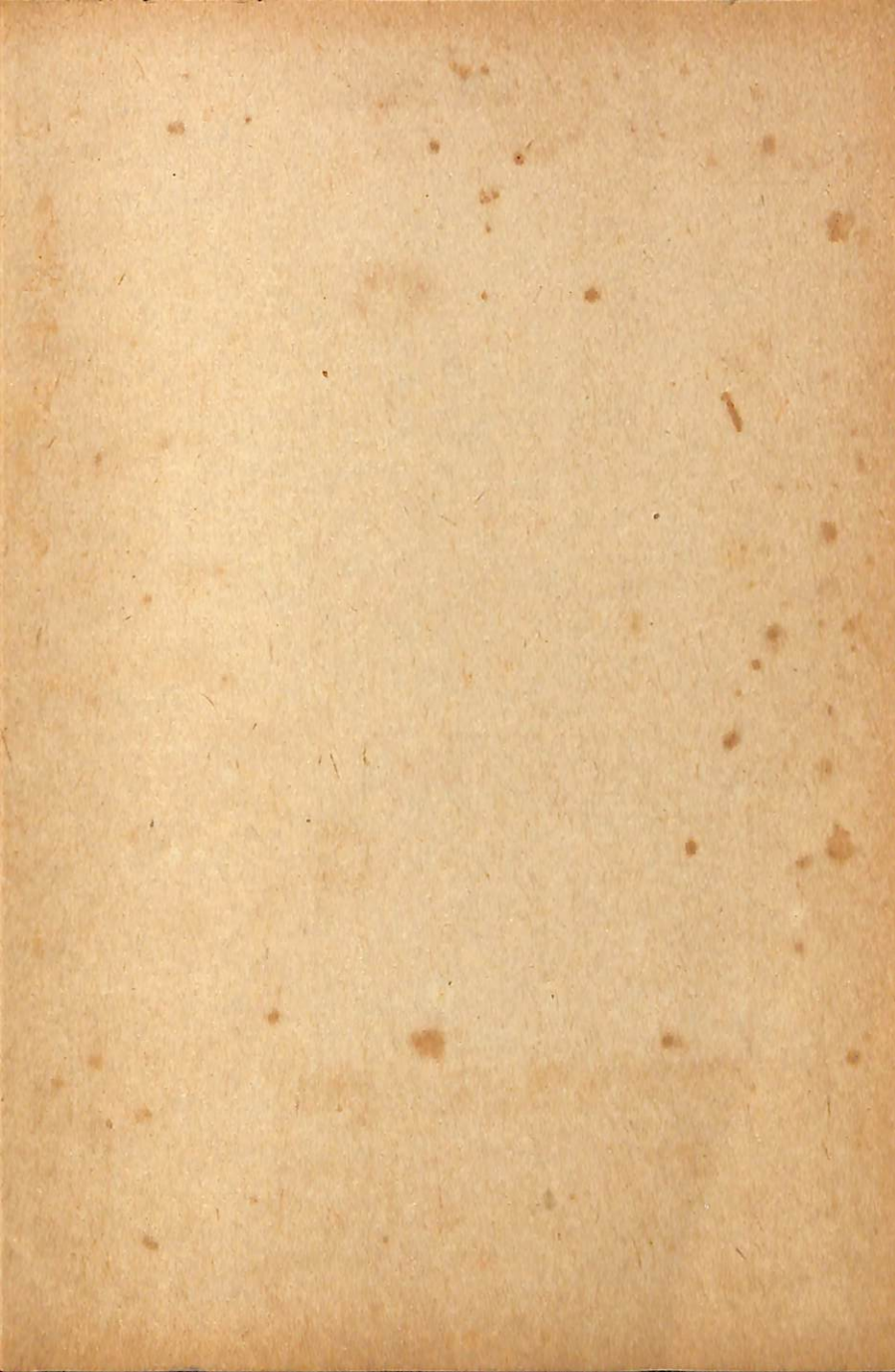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的病也沒有好，」古世琪笑着說：「我回法以後大家都迴避我呢！」

柯惠芝興奮地同一羣婦女談話，她們向她訴說自從她走了以後，有好些公益事業都缺乏忠心的人來照料。

古世琪抬頭看見他親手建立起來的那些房屋、田園和設施，在陽光下顯得有生氣，心裏感到很安慰。他說：「這裏甚麼都沒有變。」

其中有一個老年人，在人叢中大聲地提議自動放假一天，以便慶祝古世琪歸來。於是，一呼百諾，許多人擁着他們，向着俱樂部蜂湧而去。

在陽光下，海島顯出一朝氣，好像它本身就有生命一般。



一九五九年八月出版

◀ 版權所有 ▶

蕉風文叢中篇小說選

荒
島
行

著者：黃 思 騁

出版者：蕉 風 出 版 社

承印者：馬來亞出版印務公司

發行者：友聯書報發行公司

本書隨蕉風月刊發行

請向各書報攤販索取

